

基于互联网思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潘中祥

(浙江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310023)

摘要: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基于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集中型、科层化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受到了挑战。思维方式上,要从科层化向平等交互方式转换;技术手段上,要从人力—经验驱动向数据—智慧驱动转换;工作方式上要从单向程式向三全协同式转换。信息时代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树立互联网思维,基于开放、平等、互动、协作、共享等特征,更新教育理念;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网络信息技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水平;提高三全育人的网络针对性和时效性。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互联网思维;信息技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06(2023)04-0046-06

DOI:10.16797/j.cnki.11-5224/c.20231108.006

现行教育体制是建立在工业社会思维逻辑之上的班级授课制,具有批量化、单向式、自上而下的特征,是为了适应大规模工业化对人才的需求而建立的教育模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部分带有集中型、科层化的“工业思维”特征。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基于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集中型、科层化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受到了挑战,网络化思维方式逐步解构着传统思维模式和工作模式,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基于网络的底层逻辑和思维方式进行重构、再造。因此,本文依据互联网思维的内涵特征,在把握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样态基础上,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创新发展路径,希望有助于扩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域和研究范式,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以更好地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一、互联网思维的内涵及思想政治教育样态

人类的技术形态演进与人类文明相伴而发展。以技术形态变迁为标志,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演变。人类进入信息文明阶段后,互联网成为记载和连接现实世界的虚拟呈现,成为人类行为和思维的延展。“互联网思维代表着更高级的思维方式,极具颠覆性和变革性。”^[1]互联网已经越来越广泛地深入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成员来说,互联网思维已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思维,而是必备思维。没有互联网思维,难以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生活,就会落后于时代”^[2]。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指出:要“强化互联网思维,不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也必须适应互联网思维要求,为此,我们应对互联网思维的内涵、特征及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样态有比较全面的把握。

(一) 互联网思维的内涵

在网络信息技术的牵引下,人类实现了从网络工具的创新使用到工具思维的生成跃迁,引发了思维方式的变革。互联网思维是信息技术逻辑的具象表达,是网络底层思维的表征,根植于互联网的实践发展和内在逻辑。“互联网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不断创造新的连接,包括创造新的连接维度以及在新的维度上产生的更丰富的连接形式。互联网的发展在本质上是连接的不断演进,通过创造新的连接,建

收稿日期:2021-10-19 修回日期:2023-07-20

基金项目:教育部思政专项课题“高校思政课教师数据素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发展策略研究”(21JDSZK086);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育人功能研究”(SJGSZ2020022);浙江科技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课题“OBE视域下数字赋能的来华留学生多元化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潘中祥,男,浙江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浙江科技学院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思想政治教育。

立不同的关系从而完成社会生活和文化的重构。”^[4]简言之，“网络”的本质就是“连接”，“网络世界”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不断创造连接。

技术特征往往内在规约着思维方式与行事逻辑。拓扑结构的互网络，呈现“互动性、联结式、网络化”等技术特征，从技术层面看，没有唯一的中心化技术节点，不是一个层级结构，缺乏核心节点，呈扁平网状的普遍“连接”。基于“连接”的本质特性，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在“互联网”的底层逻辑和思维理念中，“互”即“互动”；“联”即“联接”；“网”即“网络”。“‘互动’的本质是‘民主’，解决以往单向、管制、专制；‘联接’的本质是‘开放’，加强‘联接’的过程，就是不断‘开放’的过程；‘网络’的本质是‘平等’，点与点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等级’，而是‘平等’。”^[5]拓扑结构的普遍“连接”的技术特性决定了互联网的底层思维和运行逻辑。其中，“互动”内蕴着去中介化；“开放”内蕴着去边界化；“平等”内蕴着去中心化。也就是说，“互联网思维”是基于网络普遍“连接”的视野来理解和把握“网络世界”的思维方式 and 行事逻辑，其内涵包含“民主、开放、平等”的精神内核与价值追求，具备“去中介化、去边界化、去中心化”的思维特征。互联网的颠覆性意义已超越一般的媒介工具，而是营造了特殊的社会场域，具有广泛连接的技术特性和平等参与的社会特性。“互联网已经从单纯的‘工具’转换为新的‘社会操作系统’，从而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与社会权力结构。”^[4]互联网思维是对互联网世界“民主、开放、平等”价值内核的外化表现，是对工业思维下“标准化、科层制”模式的解构与反叛，为理解新的网络世界提供了范式参考。因而，基于互联网思维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样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从方式方法、技术环境到思维理念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并取得较多成就，新媒体思政、大数据思政、算法思政、计算思想政治教育、全媒体思政、融媒体思政、互联网+思政、5G思政、精准思政、智能思政、短视频思政等不断出现，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同时，也应看到，在思想政治教育改革过程中虽然各种新手段、新技术、新工具的应用众多，但如何从互联网思维的底层逻辑去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进一步提升教育时效性仍然有待深入研究。目前，大多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还停留在“谋技”与“谋术”阶段，对“谋道”关注不足，把网络主要看作是“工具性存在”，对互联网的颠覆性意义认识不够，“穿新鞋走老路”现象仍然存在。网络作为新的社会形态的基础设施，既在“技”和“术”两个方面深刻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事规则，更在“道”的层面改变对世界的认知逻辑。基于互联网思维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须以思维变革为逻辑起点，重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不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升级、迭代。为此，应重点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思维理念层面“谋道”、技术环境层面“谋技”、实践工作层面“谋术”。

思维理念层面具有战略指导意义，是探寻育人规律和价值指导的基础。“谋道”层面的思维理念创新，应按互联网特点和规律去思维，体现开放、平等、互动、协作、共享等特点，实现认知逻辑和理解范式的网络化重构。网络育人范式不是简单的在线教育、数字教育，而是一种教育变革，主客体双方应在双向互动中实现网络世界“开放、平等、互动、协作、共享”的价值追求。要突破时空局限和群体限制，变工业时代班级授课制下的标准化教育为网络时代的个性化教育，进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模式、服务模式及育人模式，构建网络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技术环境层面具有战术支撑意义，是将思维理念层面的新发现、新思考、新认识运用于实践，为实践提供技术保障和营建育人环境，同时，将实践结果及时反馈于思维理念层面，发挥上下承接、内外衔接的重要作用。随着网络超级连接技术的演进、各种终端对数据的采集，海量数据随之而来，将引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的网络信息技术的迭代出现，这些新技术的运用，将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迈向智慧思政。智慧思政是思想政治教育在“谋技”层面的新飞跃。实践工作层面具有策略落实意义，是对思维理念能否落地的检验。以思维理念为指导、以技术创新为支撑，不断创新实践工作方式方法。互联网思维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应是“谋道”“谋技”“谋术”的有机结合。

二、互联网思维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互联网思维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其本质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思维方式，核心精神是开放、平

等、互动、协作、共享。互联网思维更加注重人的需求、创造力、交流和价值^[6]。互联网思维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维方式上,要从科层化向平等交互方式转换

工业思维是对工业生产逻辑的抽象表达,是伴随大机器生产而出现的,具有中心化、科层式的思维特征和行事逻辑,现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深受其影响。科层制权力结构之下,作为育人主体的学校、教师和作为育人客体的学生之间存在着权力不平等、信息不对称的势能差。某种程度上,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处在信息获取底层,学校及教师天然地被视作“先知先觉”,学生则“后知后觉”。

拓扑结构的互网络是普遍“连接”的分布式,其思维方式展现了“开放、平等、互动、协作和共享”的价值追求,打破科层化思维方式的制约,拓展了客体联通未知世界的的能力,解构着工业思维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可以说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带来了思维方式的革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已无法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应以互联网思维重新检视思想政治教育。在思维方式上,要从科层化向平等交互方式转换,要借助网络对学生赋权,要从教师的权威主导向注重师生平等互动转变,弥合师生之间的势能差;充分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加快理念更新与模式重构,采用MOOC等便捷课程方式,淡化教师知识权威、管理权威角色;要基于“开放、平等、互动、协作、共享”理念“实现从灌输说教向平等对话的转变,实现从封闭保守到开放包容转变,实现从单打独斗到紧密协作的转变”^[7],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平等、互动交流。

(二)技术手段上,要从人力-经验驱动向数据-智慧驱动转换

互联网从诞生至今,先后经过了前web时代(终端的连接)、web1.0时代(内容的连接)、web2.0(人的连接)、web3.0(泛在互联,也即万物互联)。互联网的本质是“连接”,其生命在于不断创造新的“连接”,这种“连接”数正呈指数级在上升,充盈并改造着周围环境。这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开放性技术逻辑所带来的技术环境变化,网络时代的规则体系也因此而不断被重建。

伴随着从大数据、云计算到人工智能的迭代演进,网络信息技术的工具性开始具备部分智慧性特征。将网络信息技术的跃迁投射到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场域,思想政治教育的“智慧”化趋势将逐步显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部分功能将被替代,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在技术手段上,要从人力-经验驱动向数据-智慧驱动转换,要利用大数据对数据资源的不断占有,借助云计算技术“训练”出具有“智慧”意识的智慧思政,并通过开放、共享、连接,生成更多的数据资源,滋养“智慧”。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网络信息技术将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由对结果性关注转为对过程性关心,实现从“学以致用”到“用以致学”的转变。

从人力-经验驱动向数据-智慧驱动转换,将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域,改变育人逻辑。有学者主张“社会需要放弃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仅需关注相关关系。就是说只需要知道是什么,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8]。通过大数据对相关关系进行分析、预测,是网络“连接”特征的重要表达,这将改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对因果关系的探求。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注重理论思辨、经验积累,多为质化研究,对以实证为代表的量化研究较少,而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增强了数据的可获得性,“让数据说话”将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信度和效度,丰富研究方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性、具体性和科学性。网络信息技术可将思想变化的轨迹数据化、可视化,运用大数据去揭示其中蕴含的规律性、普适性的教育逻辑,从而,提升对学生思想实际认识的灵敏度与精准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客体的感知力、引导力。

(三)工作方式上,要从单向程式向三全协同式转换

传统的科层制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部门间分工明确,但也容易造成部门区隔,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流程长,信息流通慢,存在应急响应不及时等问题,不利于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落实。信息时代网络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内生变量,要求即时表达、即时反馈、即时回应,以往科学管理所强调的精确计划、流程控制、科层组织等理念难以适应网络时代要求。因此,在互联网思维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要从单向程式向三全协同式转换,组织模式、要素结构及业务流程等都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形成大思政的协同育人格局和互联网思维的话语表达,避免出现“硬办法不

敢用,轻办法不顶用,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不会用”的状况。

基于互联网思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是去中介化、去边界化、去中心化的网状教育模式,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科层模式的消解,要求打破相对闭合的流程链,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人人都是育人主体、个个都能参与,是大思政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仅要成为学生理想信念的引领者,还要成为学生成长的数据分析师,学校个性化、精准化育人的促进者,使得全员育人更多元,全过程育人更透明,全方位育人更立体。

三、基于互联网思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

(一) 树立互联网思维,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是否先进,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只有彻底转变理念,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还未超越基于网络工具性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层面,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形成适应网络快速发展的思维和观念。”^[9]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层模式下问题反馈迟、响应慢、迭代缓,“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10]。互联网已从单纯的工具手段跃迁到工具思维,展现了互联网世界的底层逻辑,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解范式,也可以说,在“谋道”层面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理念指导和行动逻辑。因此,要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首先要树立互联网思维,更新教育理念,从网络底层逻辑出发,以问题为导向,以思维理念变革为引领,将“开放、平等、互动、协作、共享”的价值追求融入到思维方式、行动逻辑和组织模式之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重构和再造。互联网思维下的思想政治应体现对学生主体地位和权利的尊重,对学生赋权,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推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

需要注意的是,对学生赋权,并非简单地“以学生为中心、围着学生转”,而是要通过对学生利益的尊重,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任何教育都“应当具有‘育人’的意义向度,所谓‘围着学生转’的目的只在于主导和建构‘以育人为中心’的教育情境,并不是要放弃作为教育者的主导责任和功能而让学生放任自流”^[11]。尊重学生是营造网络育人情境的手段,根本目的是要实现育人目标。

(二)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水平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了网络信息环境和数字工具支持,丰富的数据资源超越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局限和技术瓶颈,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在更广阔的“谋技”维度展开,拓宽视野,增加提高解决问题能力的途径。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打造高校新的网络育人场域,使网络与思想政治教育碰撞结合。但这种结合不是机械的物理性的叠加粘合,而是着眼于网络功能与思政教育的教化功能之间有机融合的“化学反应”,即以网络“化”思政。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以单向灌输为主、内容供给较单一,容易使教育服务内容标准化、规模化,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的教育需求。因此,基于互联思维的思想教育创新,应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水平。学生在校期间,在学籍学分、课堂出勤、社会实践、竞赛活动、校园消费、作业反馈、评奖评优、志愿服务、课程设计、心理健康等方面积累了海量数据,通过对线上这些数据的收集、分析、挖掘整理,可以精准聚焦学生个性化需求,进而优化线下管理服务,提升对学生管理的个性化、差异化服务水平。通过提高对学生个体的“精准画像”能力,实现从“汗水型、保姆型”管理向“科技型、智慧型”服务转变,从“人管”向“智控”转变。大数据技术能够处理和利用大量数据源,提供更全面的信息,借助大数据技术手段可以建立基于网络数据的思想教育教学测评体系,利用其强大的数据挖掘能力为育人主体精深挖掘、精准推送有用信息,为满足学生个性化、多元化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教学指导和管理服务创造了条件和可能,进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时效性和有效性。通过“将数字化技术全面引入思政教育,以系统多元的数字化思政教育产品丰富高校大学生思政教育资源,提高思政教育现代性水平”^[12],可以实现大规模的个性化、订制化思政教育内容及精准服务,改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逻辑,推动其从传统的经验范式走向智慧范式,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在“谋技”层面

的迭代升级。

运用信息技术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水平,拓宽思维视野的同时,也要警惕技术的错漏风险。如,某高校利用大数据分析学生在食堂的用餐消费情况,进而判断学生的贫困状况,在考虑学生隐私和自尊心的情况下悄悄为某女生饭卡充值,希望利用大数据精准资助贫困生,但后来证实该女生是因为减肥故意减少到食堂用餐的频次和额度。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网络信息技术的运用,可以提升教育、管理、服务的智慧化水平,但大数据不等于“全数据”、人工智能也不等于人类智慧,在实践中要防止“工具崇拜”。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不能完全寄希望于通过技术的改进“毕其功于一役”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飞跃,否则会重新陷入“网络工具论”的窠臼。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要善于掌握和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做好网络舆论“把关人”。

(三)提升三全育人的网络针对性和时效性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与周围环境之间协同性较弱、共享性不足、开放度不够,应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具有的协同、共享、开放的连接能力提升三全育人的网络针对性和时效性。

第一,扩大育人朋友圈,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如前所述,互联网思维的核心精神是开放、平等、互动、协作、共享,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应善于利用网络,使自己成为网络“节点”,借助网络的广泛连接特性,扩大学生网络交往范围,不仅关注“最优”“最差”,或重点人、重点事儿,还要关注中间那些大多数,即所谓“长尾”学生,将其拉入到自己的思政朋友圈,放大网络的赋权增能效应,主动与学生互动、互粉,把“管理”与“控制”转化为“共情”与“对话”,借力“长尾”学生传播育人好声音。在与学生的网络互动学习中开展意识形态引导,掌握网络话语权,从而,在网络的“众声喧哗”中进行议题设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同时,要激活育人朋友圈,多关注、常点赞、勤评论,在师生互动中走近学生。教师与学生不仅要成为物理空间的“近友”,更要成为网络空间的“密友”。思想政治教育说到底是在做人的工作,要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在与学生互粉互动中发现“沉默的螺旋”,增进了解,增强认同。线上常互动,线下多联系,从网络的开放、共享中感知朋友圈动态和学生思想状况。用好思政“朋友圈”这一学生校情民意的“晴雨表”和“风向标”,通过虚拟空间建立信任感,提升现实空间的实效性,重塑思想政治教育权威性、主导性。

第二,搭建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平台,完善“全过程”育人的协同性。基于互联网思维的扁平化、开放性、互动性等特质,应围绕大学生学习、生活、社交、实习、就业等诸环节,构建育人平台,建立平台化运行、扁平式管理、对话式服务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在校内,减少纵向科层制管理,增强横向平行性连接,使组织更加扁平、更加开放,强化开放式团队观念,打破校内各部门间的区隔,使部门之间形成网络协作关系。在校外,树立大思政意识,整合外部资源,发挥社会多主体、网络化的群智协同作用,形成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心理育人、服务育人、校友育人、校企合作育人等开放式的育人格局,使高校成为连接内外网络育人服务的平台型组织,进而构建以育人为宗旨、以学生为中心的大思政育人体系,加强全过程育人的协同性。

第三,建立网络社群,引导学生自组织管理,提升“全方位”育人的组织性。有学者认为,“在互联网的作用下,工业化时代盛行的‘他组织’不再是行之有效的唯一的组织方式,而只是整个新的组织流程的一个端点;而另外一个端点则是强调员工的‘自组织’,强调‘自我涌现’。互联网时代,‘自组织’往往成为聚合和释放新的人力资源能量的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与‘他组织’‘两极相通’,‘相得益彰’。”^[13]网络虚拟空间是学生的第二生存空间,学生群体在虚拟空间中以网状结构的自组织社群形式存在,掌握自组织社群结构及其运行规律,应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着力点。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引导学生自育自学、自我管理,网络社群是引导学生自组织管理的有效载体,社群成员之间的交流互动、交往对话,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监督、相互依赖的网络社群共同体。在社群内,几乎没有边缘人和旁观者,人人都是参与主体和社群主人。应通过对网络社群的建设,积极引导社群成员的“网言网行”,使网络社会关系由“软组织”成长为“硬骨骼”,在开放、平等、共享的氛围中,引导社群的自组织管理,社群成员之间相互借鉴学习、彼此共促成长,促进学生从“他组织”到“自组织”,从“他律”到“自律”的转变,提

升“全方位”育人的组织性。

参考文献：

- [1] 信息文明时代的互联网力量和机会[EB/OL].(2014-02-20)[2022-05-12].通信世界网 <http://zhuanti.cww.net.cn/news/html/2014/2/20/2014220137331697.htm>
- [2] 周文彰.谈谈互联网思维[N].光明日报,2016-04-09(6).
- [3]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304.
- [4] 高欣峰,陈丽,徐亚倩,等.基于互联网发展逻辑的网络教育演变[J].远程教育杂志,2018,36(6):84-91.
- [5] 朱锐勋.基于互联网思维的政府领导力研究[J].电子政务,2016,(2):60-66.
- [6] 互联网思维更注重人的价值-网站建设分享[EB/OL].(2023-06-05)[2023-07-10].祥云平台 <http://www.cn86.cn/news/18916.html>.
- [7] 唐亚阳.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02.
- [8] [英]维托克·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9.
- [9] 唐登莹,吴满意.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历程、问题与转向[J].思想理论教育,2017,(1):76-81.
- [10]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69.
- [11] 钱广荣.“以学生为本”还是“以育人为本”——澄明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理基础[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2):122-126.
- [12] 韩承敏.反思与重构:高校数字思政教育研究[J].江苏高教,2021,(5):89-93+109.
- [13] 侯宪利.“批判的互联网”和“互联网的批判”——互联网哲学思想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J].学术交流,2020,(2):30-41.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novation Research in Universities on the Basis of Internet Thinking

PAN Zhong-xiang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centralized and bureaucratized mod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industrial age is facing challenges. In terms of mindset, there is a need to shift from bureaucratized to equal and interactive style; in terms of technological means, a transition should be made from labor-experience-driven to data-intelligence-driven; and in terms of work modes, a shift from one-way procedural approach to all-round collaborative approach is called for.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irst, establishing internet thinking, and updating educational philosophies based on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openness, equality, interaction, collaboration, and sharing; second, utilizing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intellig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inally, improving the relevance and timeliness of Three Complete Education in the network context.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nternet think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责任编辑:刘越)